

浙川廳志目錄

卷一

輿地志

總圖  
疆域

各圖  
山川

天文  
古跡

沿革  
陵墓寺觀附

建置志

賦役志

戶口

田賦

雜稅

鹽引

卷二

禮樂志

卷三

職官志

人物志

前賢

忠列

善行

仙釋

烈士

選舉志

卷四

藝文志

前志  
災祥  
雜記  
附

浙川廳志卷四

藝文志

古者天子採風於民間凡田夫田婦之詠皆得  
備管絃而登清廟蓋欲觀風以知治也浙川古  
稱郟稱析界於秦楚亦子男之國獨無風乎歷  
代相傳獨無制作乎矧倚相能讀邱索之書楚  
國賴之張平子一賦炳炳烺烺南都生色地固  
以文重哉今之浙川隣於秦楚而部於宛採其

文字之有關興廢及可備考証者存之亦庶幾  
備一國之風云爾

詩

范廣州雲宅聯句

南北朝

何

遜

東海  
剡人

洛陽城東西卻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  
濛濛夕烟起奄奄殘暉滅非吾愛蒲堂甯我安車轍  
行經范僕射雲故宅

何遜

旅葵應蔓井荒藤已上扉寂寂空郊暮無復車馬歸

激灑故池水蒼茫落日暉遺愛終何極行路獨沾衣

西歸

唐元

稹

河南人

今朝西渡丹江水心寄丹江無限愁共到莊前竹園  
下殷勤為遶故山流

謝真人過舊山

唐范傳正

順陽人

麾蓋從仙府笙歌入舊山水流丹竈缺風起草堂關  
白鹿行為衛青鸞舞自閑種松鱗欲老移石蘚仍班  
望路烟霄外迴輿嶺岫間豈惟遼海鶴空歎令威還

石門陂辭從叔暮

唐賈

島

范陽人

幽鳥飛不遠此行千里間寒衝陂水霧醉下菊花山  
有恥長為客無成又入關何時臨澗柳吾黨共來攀

丹水

唐杜

牧

京兆人

何事苦縈迴離腸不自裁恨聲隨夢去春態逐雲來  
沈定藍光澈喧盤粉浪開翠巖三百尺誰作子雲臺

過商於逢故人

唐烏程令喻

鳧

毘陵人

行役何時了年年骨肉分春風乘漢棹雪路入高雲

水險溪難定林寒鳥異羣相逢聊坐石啼狖語中聞

商於新開路

唐李商隱

懷州人

六百商於路崎嶇互古聞蜂房春

暮虎穿日初曛  
徑速擬上青雲

商於

李商隱

商於朝雨霽歸路有秋光背塢猿收果投巖麝退香  
建瓴真得勢橫戟豈能當割地張儀許謀身綺季長  
清渠舟外月黃葉廟前霜今日看雲意依依入帝鄉

商於驛與于韞玉話別

唐羅隱  
餘杭人

多病仍疏拙，唯君與我同。  
帝鄉年共老，江徼業俱空。  
燕冷辭華屋，蛩涼恨曉叢。  
白雲高幾許，全屬採芝翁。

別丹水

宋王禹偁  
鉅鹿人

曾經爛漫濯吾纓，忍別潺湲月夜聲。  
便入紅塵染詩思，吟魂猶合數年清。

寄香巖海僊上人

宋范仲淹  
蘇州人

穰鄧相逢幾十年，想懷風格鎮依然。  
身同幻境融都



寂心得懸珠照自圓倚錫靜眠松下石煮茶剛試  
間泉利名識盡情猶熱終羨吾師絕世緣

浙江張浮休窪尊為二兄賦

宋王庭筠

巖花覆我酒酒面照幽妍風如惜花影不肯生微漣  
空山悄無人花枝自留連懷人成獨醉日暮山蒼然

晚步順陽門外

宋陳與義

六尺枯藜了此生順陽門外看新晴樹連翠篠圍春  
晝水泛青天入古城夢裏偶來那計日人間多事更

聞兵祇應十載溪橋路欠我嬖姍勃窣行

觀浙川漲

金元好問

一旱千里赤一雨垣屋敗浙故以江名暴與衆壑會  
初驚沙石捲稍覺川谷隘雷風入先驅大塊共一噫  
千帆鼓前浪萬馬接後派崩崖不暇顧拔木無留礙  
憑陵如藉勢洄洑各有態平分乍舒徐怒觸忽碎壞  
雲蒸楚樹杪雪映商嶺背彷彿千丈潮恍與海門對  
飲飛鬪蛟鱷然犀出鱗介陽侯富陰族萬首露光怪

翠蕤澹偃蹇鉦鼓亂砧磻永懷疏鑿力重歎神禹大  
乾坤海為壑未礙變橫潰納汗非無處流惡聊自快  
投詩與龍盟滌蕩誦一再

馬燈驛中大雨

元好問

萬壑千巖一雨齊先聲噴薄捲湍溪投林鳥雀不暇  
顧移穴蛟龍應自迷便恐他山藏厚夜豈知高樹有  
晴霓兩江合向西南鬪坐想風雲入鼓鼙

石門

元好問

兩崖懸絕倚仙根  
草徑低迷畧可分  
潭影乍從明處見  
竹香偏向靜中聞  
石林萬古不知暑  
茅屋四山惟有雲  
曳杖行歌羨樵叟  
此生何處得隨君

窪尊石

臨江仙

元好問

昨日半山亭下窪尊今日留題  
放舟直到浙川西  
冰壺天上下雲錦樹高低  
世上輕塵白日山中太古  
熙熙外人初到固應迷  
桃花三百里  
渾似武陵溪

過浙川  
聲聲慢

元好問

林間雞犬江上村墟扁舟處處經過袖裏新詩買斷  
古木蒼波山中一花一草也留教老子婆娑任人笑  
風雲氣少兒女情多不待求田問舍被朝吟暮醉  
慣得蹉跎百尺高樓更問平地如何朝來斜風細雨  
喜紅塵不到漁蓑一樽酒喚元龍來聽浩歌

忠國師無縫塔

古溪澄  
禪師

無縫從教下手難師呈塔樣與君看不從地湧非天  
造萬古長空風月寒

羅漢洞

明太子賓客胡  
禮部尚書胡  
漢武進人

跬步攀躋到此巖峻增如畫復如龕為聞佛地潛僊  
跡故向瞿曇問老聃未遇高人窮八八且同大士化  
三三者閣不異蓬萊島頓覺心清湧筆談

漢王城

明內鄉  
教諭張粹

仗義誅無道提兵入武關列營今尚在何處拜龍顏

酒婦岡

張粹

風雲初出谷酒婦識真龍萬古烟霞裏依然有舊蹤

順陽郡

張粹

郡治今何在秋風半野蒿  
抗忠丁太守身死節還高

題香巖寺次韻

明訓導于榮

山路縈迴獨訪禪  
梵宮高與碧霄連  
層崖鶴夢雲中樹  
深洞龍歸雨後天  
貝葉經翻諸佛語  
曇花香護老僧眠  
飛騰欲為閒情息  
曾奈凌風羽翮堅

過浙川

明探花楊名  
內鄉人

風景浙川縣桃源訝許許  
同烟銷萬峯出水落兩川通

花柳知仙令桑麻見古風依稀看故里喜動酒杯中  
過浙川王氏草亭

明蔣瑜

萍水三生約乾坤一草亭攜樽真愛客對榻已忘形  
野曠晴光白山環霧氣青今宵相憶遠看月步空庭  
淨土寺

明沈繼先

翠蘿深處擁樓臺春日登臨野趣開一水遠從襄浦  
去萬山高自陝關來白雲留我棲禪榻黃鳥催人送  
酒杯滿月烟光題不盡羅衣攜得妙香回



水簾洞

明楊

載

浦城人  
遷杭州

石林求路轉聳牙來訪香巖大士家  
雨過門前坐薤葉風行隴上落松花  
懸崖滴水鳴金磬激澗流泉走玉沙  
欲適山林去城市久知寂寞勝芬華

夜渡小江口宿丹崖趙氏寄內鄉李子田太史

明唐府轉

國中尉朱器封

平沙為席石為幢飲馬呼船夜渡江  
雙槳烟迷青草澗九宵月傍綠芸窗  
門前題字過丹穴客裏逢春覆

玉缸覓爾深山讀書處幽厝長羨鹿門龐

舊博山縣

明翰林院  
檢討

李

菴內鄉人

水雲常滿地風雨忽晴天無事頻來此狂歌忽灑然  
花枝飄酒氣鶯語隔溪烟獨把長竿去蒼江大石邊  
春日同程應宿遊岸峇山寺  
李菴

岸峇標空界烟霞淨佛樓我方尋勝跡君已是名流  
澗水啼鶯入巖花鹿女遊天燈如可見先擬照南州

水簾洞

李菴

水簾洞口草爛斑坐樹牽英野興闌已有杯棹臨怪  
石更聞鐘鼓發深山浮雲不繫天邊影流水堪清世  
外顏潭底癡龍休穩卧醉來騎爾夜深還

旋臺絕頂

李 叢

峰巒轟轟下長川松檜森森媚佛筵空外笙簫聞梵  
樂雲中樓閣近諸天清泉白石豪歌發落日歸鴉醉  
眼懸更莫買山求小隱白崖深處是吾緣

登漢王城望馮異廟

李 叢

將軍何處去大樹日蕭蕭地古徒存廟山空遠見橋  
河流思帝績城堞起民謠徙倚荒烟外長歌興轉遙

順陽川感興

李 裴

閒居秉曠心思發萬里計五岳徧遊觀浮雲掃虧蔽  
奈何福力薄動若鬼神制一疏解而歸何論幾年歲  
空懸范老心長流賈生涕鄉山自昔佳地方豈斯儷  
花山與秋林崩劣參天勢載登熊耳嶺南望漢江汭  
眷此卜幽栖春風滿松桂季子延陵皋蕭生東海滴

訪道覓真詮參禪契聖諦偃仰千載前冥心謝莊惠

香巖寺無縫塔

李 裴

寂寂香巖寺山雲護竹扉千年無縫塔誰與問禪機

拜李术魯文靖公墓

明刑部主事

李 蔭

內鄉人

此地鍾元老當年有令名斯文甯後死國子仰先生

赤幟尊虞汲

勿同歐陽元師事汲虞集父也

青編並許衡長君能抗

節真不愧家聲

遊丹江

李 蔭

竟日遨遊未肯停吾儕隨地可沈冥吏情不繫陶元  
亮飲興誰疎杜仲甯自取烟霞俱染翰任教舟楫寄  
浮萍亦知大隱居朝市無奈江湖有客星

春日遊崖峇山寺

李蔭

不作風塵色來看崖峇山苦吟花似惱幽事鳥相關  
愧說投簪意興成捉麈閑臨流清可鑑遮莫鬢毛斑

西江晚照

李蔭

委蛇望西江西江皎如練浮舸下中流青山迎兩岸

望旋臺

明太常卿方九功南陽人

旋臺香閣倚雲松，遙望層巒知幾重。  
馬飲澗流橫夕照，雨來山谷變秋容。  
投棲近寺寒生榻，習靜中峰夜聽鐘。  
更擬明朝凌絕頂，金僊上界叩禪宗。

淨土寺和沈韻

明王尚志邑人下同

古木陰濃鎖翠臺，偶逢勝地壯懷開。  
樵人問訊相呼應，山鳥飛鳴自往來。  
院絕紅塵須掛屐，舟盈綠醕謾街杯。  
老僧不住催詩興，寶馬何憂帶月回。

秋夜宿神泉鋪

明邑令 李芳先

五月丹陽令山亭此十過泉清心若見秋老興偏多  
舉酒邀明月援琴發浩歌馳驅渾不厭頻喜問民疴

夜宿香巖

李芳先

古梵山中白日老飄飄有客尋幽杳夜深放鶴憩山  
房日高忘向丹陽道

小詩奉荅彭嶠老詞丈

明 王先祖 南陽人

浙邑夫君在芳園悵阻修青山頻倚檻明月幾登樓



道以芸編合情從玉案投不知人代表裏何物照千秋  
題歐陽永叔讀書處蓋新建閣在龍巢寺後也

明黃儒炳  
嶺南人

一自先賢浪跡餘青山丹水逸相於折蘆漫撥灰中  
畫廢笈從鈔壁下書十里峰巒新傑閣千秋文藻舊  
精廬登臺不用南州望訪古依然六一居

定彭用沈集歸之

明馬之駿

作者雖云貴賞音何妨貧女度金鍼欲酬明月通都

價要試冰絃獨坐心以道性情從響變不離言語覺  
鋒深幾思人境懸相敵把向晴霞白石吟

興國寺訪僧不遇

明程緯

乘興訪禪房松堂掩晝長千林霜葉老一徑野花香  
細雨收殘黛微風薦晚涼山僧肯出迓相對話斜陽

病中思浙陽舊隱作

明全璣

客夢多驚似畏人無聊應許僕相親浮名空自纏身  
早故里由來上口頻雲樹愁銷平野色鶯花誤報上

林春玼爛綵服吾家有漫詫宮袍照眼新

菊趣軒賞菊作

明 彭凌霄

琴趣非關音酒趣非關醉班坐賞花人各自領其意  
懿此東籬草三秋有餘媚冒霜如露滋不見青條穉  
採摘何足榮晚芳聊自遂對茲自沈酣無羨白衣至  
蘭恥當門秀菊喜谷中置南山環我前恰與諧幽事

從兄涉園

彭凌霄

青芋田畔綠楊灣故覓園林待我還  
鑿沼務寬思受

月築牆不盡為看山四時花氣臨風換一道溪聲整  
歲閒祇恐草堂嫌妄轡頻來漸欲閉松關

送孫昌之明府之浙川任

彭凌霄

一重城郭百重山小市嘈嘈碧水灣雲色滿堂公事  
少江聲入枕吏情閒歌傳薜荔幽篁後詩在蒹葭白  
露間問俗已知堪卧了何妨醇酒醉花關

千旌入處嶺雲迎縣古槐根太瘦生十里稻花香浸  
郭一江柳色翠環城問山休訝金人砮剔碣堪尋漢

史銘最喜時清兼地僻  
雨疇風淑見春耕

重建歐陽文忠祠有感

彭凌霄

頌來金地訪精廬  
盡說歐陽此讀書  
置酒一壺先卜  
頌看山四野勝  
環滁有碑依砌  
苔全厚無廟  
棲神樹  
僅餘為建新祠  
遵治命因思  
畫荻淚盈裾

是祠之建  
本以母命

撫今追昔惟有涕零詩中  
云蓋不敢忘所起也

有美吾土輒成十四韻

彭凌霄

酷似桃源境  
程程翠嶺寒  
家通山澤氣  
人作智仁觀

四漬雲稠疊千重石怒蟠蒼猿收洞果黃犢飼谿蘭  
菊破潭心碧魚漂水面丹駝烟度馬澁栽葉放船安  
蘚蝕屯軍寨燈荒煮永壇稻香蜂腹漲蒲冷雁聲乾  
五海泉蒸潤雙江月倒瀾近商芝入夢傍楚芷傳餐  
巢雀占樵樹居民分釣灘轉憐劉子驥未識此中槃

子夜聞浙江漲水聲

彭凌霄

山中連夜雨雨歇江天空一片寒濤聲冷然溼清夢

又

彭凌霄

支枕清無夢與秋同澹泊無事上心來但聞江灌灌

蒼雪齋

彭凌霄

數笏茅齋前蕭蕭幾竿竹當牕施瘦影寒綠紛紛撲

南樓

彭凌霄

南樓清且迴江色助其幽靄靄春間月時乎洗作秋

石徑

彭凌霄

飛峯立徑中石格清而怒鎖以旣歸雲恒虞復飛去

龍巢寺

彭凌霄

鉢龍飛已久巢鶴來相傍疎林夜月橫偏照蒼波上  
樵峪寺泉

彭凌霄

當殿湧寒潭其光逼蔚藍玩之不忍去于佛恐名貪

韻園即事

明全璐

得句卽敲韻無絃不礙桐竹深宵洗雨松老靜吟風  
世事溪聲外浮生鳥語中漁翁復解趣呼我醉渠東

又

全璐

殘帙隨風卷新詩計日吟鶯啼時選樹魚戲亦聽琴



碁局當窻試樵歌隔澗音狂來忽一嘯幽響答遙琴  
順陽川即事東諸同遊

全 璐

繫纜江垂暝衝林馬渡遲柳烟縈月冷麥露潤衣滋  
獵火高低照漁歌遠近疑後來君莫訝孤興費敲詩  
安家河口夜行

全 璐

數年不到地歧徑夜相迷岸仄騎移影林深月引溪  
遠烟漁子話近火豹兔啼欲問明朝事攜壺信杖藜  
賊氛竄擾夜登岵山絕巔

明 全 璩

衰慵筋骨怕登山况復宵奔此陟艱舊識荒坡迷小  
徑爭添亂石擁新闕好通天問松風細不計人愁嶺  
月閒擬得寇氛朝露盡更攜謝眺共吟還

丹江晚照

李毓才

森森清江下急湍江邊草閣客憑欄帆通漢水潮偏  
綠山接湘雲雨自寒荻裏輕蓑移野棹沙邊罨畫映  
魚竿一綸纜掛斜陽下沽酒還來明月灘

丹江雪夜答贈鄧州顧別駕

顧送至丹江  
有詩見贈

明甯夏巡撫張九一  
新蔡人  
僉都御史

寂寂丹江夜色空  
風塵郡國歎飄蓬  
豈無佐吏如殷浩  
雅有中郎識顧雍  
雪霰微茫漁火外  
星河搖落戍樓東  
憐君尚策青絲騎  
恰與山陰訪戴同

與李杏山孝廉泛丹江

明內鄉人  
知縣 聶

勲  
臨安人

一載未行舟舟行興不侔  
何當雙彩鷁  
況對一沙鷗  
霞散遙天錦雲迷  
近水樓登仙  
誇李郭  
今日更風流

寄浙川于道子

本朝刑部尚書  
王士正  
山東新城人

西望商於地風前木葉紅  
荒城三戶在官舍萬山中  
歸路日猶遠故人今不同  
浙江通漢水心折武關東  
雨餘過全鼎實學博舊園看梅

本朝縣令盧敏莪

滁州人

不見伊人久尋芳過野亭  
廣文原耐冷和靖共忘形  
雨後香彌暗春前眼倍青  
行吟足幽賞攜酒約重經

夜宿黃河寨聞水聲有感

本朝商南令劉肇孔

萬籟時俱寂一溪聲獨流  
浪添新雨潤清入夜涼浮

亂石搖飛影羣鷗穩淺洲鄉心不可極應逐水悠悠  
春日送友人還浙時予亦且遊楚

本朝雲南布政使彭而述鄧州人

歷歷春星對酒初紅燈白髮照蕭疎商於西去褒斜  
路早寄長沙一紙書

浙城阻雨

吳繼賢

莫道離家近歸途望眼迷風聲催雨緊雲氣壓城低  
嗟彼他鄉客愁看滿路泥山陬春欲暮樹樹子規啼

丹朱墓

本廳同知徐光第

堯曰允恭舜溫恭典以欽始謨欽終帝王授受有心  
法厥惟一敬相貫通剛而無虐簡無傲教胄特彰養  
正功乃知古帝官天下傳賢未必皆本衷向令子朱  
非囂訟啟明亦可資登庸緣何降宅在丹水未正儲  
位居青宮慢遊是好共垂戒虞賓甘自為寓公祇坐  
傲虐殄厥世不知持敬在爾躬謳歌朝覲盡他往人  
心既散天祿窮舜自有鯀起媯汭重華協帝稱媯降

可憐舅甥竟一轍偏以不肖承遺風丹江舊有朱墓  
在歲久汨沒泥沙中望都堯母古陵側一例湮滅隨  
蒿蓬直隸完縣堯城北以子朱所居故名即城亦有  
丹朱墓在望都堯母陵靈臺側今已無考矣  
君不見祇承者禹敬承啟九州玉帛來朝宗鈞臺大  
饗會萬國聲靈赫濯直與塗山司

由荆關順流抵浙川城

徐光第

河身如帶勢彎環一線中流兩岸山百廿程途纔半  
日片帆飛下自荆關

過愁斯嶺

徐光第

濟勝慚無謝客才  
自騎瘦馬陟崔巍  
路從黑石堆中  
覓人向蒼烟深處來  
仄徑更逾三峽險  
窮山安望五  
丁開行行為誦原陵語  
滿嶺愁雲首重回

由荆關放船回署賦此寫懷

徐光第

朝發荆子關暮抵浙川城  
記里百二十稱快不絕聲  
舟子笑而言公毋喜且驚  
冬寒洲渚涸一線餘深清  
倘逢春夏時雷雨動滿盈  
山泉此總匯勢急如建瓴



挂席順流下瞬息逾蕪程嗟我聞斯語半晌心怦怦  
吾生苦鈍滯諸事皆晚成徐步聊自適捷足那敢爭  
今偶得風便天公信多情須臾且快意知足心自平  
請看上水船繫纜遲遲行

賦

登看花樓賦

明邑

令

李芳先

甲申之歲李子令丹陽月臨亥子奔謁天中返駕迎  
當路於商南歷西峪經半川道有巖巖三洞李子下

車登焉俯矚仰盼意興豁如忽然一山嶙峋突兀其  
為狀也既雄壯以尊嚴復峭標而矯聳孤巔摩漢亭  
樹隱然望之而鬱乎蒼蒼玩之而危乎欲墮渺目極  
以神搖意人間之天上乃詢厥名云唐人看花之樓  
李子慨然欲登而未暇也迨夫迎候既及有司事畢  
舍車而徒飛石渡溪始登其麓綿亘蜿蜒殫力極筋  
載崇載旋爰登其腹突厥奇巖昂首若壓無徑可攀  
乃循羊腸一折一步緣石扶藤漸幾嶺處岩伸兮鳳

翼之長隨陡拔兮鼇鋒之聳怒飛塹壁齊怪石人豎  
顛磨肩擦鳶站猿懼盤蹙迤連巉巖嶮岫一足之失  
萬仞之隨杳心眩以魂驚而莫之敢俯顧爰陟其巔  
風冷氣寒石碓兮春雲老柏兮參天垣圍兮臺殿北  
帝兮尊嚴貞珉兮篆古龜頭兮石爛側星辰兮崖掛  
隱雷霆兮澗潛擁霧靄而中立亦奚異乎廣寒於是  
喘息既甯爰縱遐觀西望花園東望半川若披圖帖  
咸來目前北面高峯玉案之疊疊也四圍絕障連屏

之種種也羣巒奔赴洪濤之嶽嶽也萬壑經絡繚派  
之縷縷也嶼澣村落蜂房之離離也車馬盈途蟻聚  
之簇簇也麾蓋招搖蝶羽之翩翩也金鼓震動蟀鳴  
之唧唧也遐荒渺渺迷不知其何極也登斯樓也茫  
茫萬品疇微俗物蕩蕩乾坤曾非一瞬所謂羽化仙  
登遺世獨立其樂忘死矣李子感極搔首喟然嘆焉  
山僧傍出稽首詢曰大人居官享祿車騎雲從復何  
嘆哉莫須恤貧僧若寂寞發足嘆耶李子曰嘻若知

夫旣馬乎以筋力故被雕絡飡豐芻引重致遠垂耳  
載道奔走不前主人且鞭笞之矣若孤猿野鶴澗飲  
松棲霞遊烟隱疇能縛而駕之也今若知吾有爵祿  
光榮矣而不知其為負民社之標有軒車寵貴矣而  
不知其為効奔趨之具有侍從稠衆矣而不知其為  
理簿書之資有旌鼓絢耀矣而不知其為勞行役之  
用有寅僚歡款矣而不知其為藏矛盾之藪有譽望  
奕被矣而不知其為引譖毀之媒且也上下巨纖慮

無弗至手足耳目慮無弗周宵晝寒暑勞無少貫更有無端難於縷舉是吾官乃以吾責吾寵乃以吾辱吾逸乃以吾役也吾雖欲若若孤峯一榻離譎以勝貴清泉一瓢絕煩以勝味枕雲寢日去勞以勝富伍猿伴鶴默機以勝御展眉遠望馳神於浩渺廣莫之鄉散步信遊忘年於松烟溪石之畔何可得也且吾聞之光陰宇宙過客逆旅石火隙駒然大丈夫既不  
能超軼絕塵振世俗顯功名乎當世又不忍汚跡

卑履巧貪顯媚希肥澤乎私察復不獲笑傲烟霞優  
游泉石鳴琴酌筭以暢其懷書字吟詩以適其興直  
與田光齊高並躅而乃不憚煩於宰令鞠躬而趨偃  
偻而走以驥逐騫懷貞就俗依違澠忍吞吐遷就同  
腐草木徒自焦勞乎吾懼夫光景催人浮生碌碌此  
山獨存不知經幾劫世也吾之登斯樓也方一瞬乾  
坤俗物萬品吾之去斯樓也混蜉蝣於塵海渺粒粟  
於滄波山人又且俗物乎吾吾安能以無嘆耶而胡

湘川廡記 卷之四  
若之嘆哉於是山僧茫然不對乃鑪火湯鼎煮茶以  
獻李子啜已拂衣下山渡溪就道作別山僧升車來  
蓋列騶而去遥遥數里回首高山僧扃其閣雲封其  
樹山暝漸合恍迷其處

序

張仲經詩集序

金元好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  
學客居永甯永甯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元其人皆



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早以詩文見稱及子遊  
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鄉康仲甯挈家就  
予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  
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  
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即被賞識待以師賓之禮授  
館於長清之別墅積十餘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為專  
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畧也今觀其詩永甯王趙幽  
居云寒盡陰崖草有芽竹梢殘雪墮冰花號空老木

風纔定倒影荒山日又斜  
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  
擾漫思家烟村寂寞無人語  
獨倚寒藤數暮鴉其落  
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內鄉嘗阻雨  
板橋張主簿草堂  
同賦浙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  
濤聲破清曉  
光甫大加賞嘆以為有前人風調是年  
出居縣西南  
白鹿原名所居為行齋取素貧賤行貧  
賤之義行齋  
之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  
崖迴抱綠莎盈  
尺臆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  
嘉肴旨酒嘯咏彌

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峯猶帶雪煖私幽圃已多花  
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汜流之句亦自以為不及也  
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頽萬  
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淒迷綠  
簷花黯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  
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春兩鬢蓬淚從  
南望盡塗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梢鵲愛風悵然  
搔白首遠目過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才雖滿腹家具

少於車珍珠泉感舊云紅槿有情依壞砌綠莎隨意  
上寒廳秋興云壞壁粘蝸艱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  
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聲憶永甯舊遊寄魏  
內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簇春紅獨腳云  
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靜緣問路前村犬吠  
人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深鹿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  
祇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首回軍謠四首清明日陪  
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

到方山一絕書陶詩後集向往傳在人口內相文  
獻楊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為荒唐不及  
為滅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而止其亦  
得中和之氣者歟為人資稟樂易恬於進取進退容  
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誼終始可以  
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學忘  
禮諫之義乎憂世既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二王鈞  
距之吏奮髯抵几砉砉俊快保其羞而不為至於德

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參幕府軍事當  
賢侯擁篲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  
病不起矣其孤夢符持橋軒詩集求予編次感念平  
昔不覺泣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  
有子可傳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  
顧雖覺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  
友河東元好問裕之題

彭懷洛先生遺稿序

馬之騏

義陽去浙不二百里而余不佞守史局幸從彭用沈先生相得歡甚用沈以洗沐居里一旦薈葺其王父懷洛先生之遺文屬予曰必子弁之以藏於家乘余受讀卒業而深有慨於士之遇也魯連有言富貴而役人母甯貧賤而肆志而司馬氏多虞卿之著書自見乃推其力於窮愁故夫蘭陵韓非河汾明允諸君子不必以身際巖廊之亨而務以文采照巖壑之色彼悌於文乃以文自娛且托其知於杳冥惘恍之千

載噫可悲已懷洛先生負蓋代才每跣死亡所當且  
僅僅一青衫之不能煖而兩俛得俛失之卒寄耕於  
椀指間以老今讀所為天問等篇胡其牢騷愁鬱也  
他凡特論之文辨而不劇標志之文沈而弗幽東西  
京而上無論如誌所稱眉山廬陵之際無佞辭矣虞  
升卿祖僅僅獄吏耳而且預握于公之報為子孫必  
昌矧先生之英特淪寂極文人之窮若此疇謂天之  
非有意鵲起用沈以竟先生之緒又何必哆世索之



業於元成悼中衰之歎於靈運哉用沈身躋日月金  
匱銀管之編述將天地為昭先生之的然可愛可傳  
者知無煩乎異代矣測河者挹砥柱龍門之怒濤飛  
沫以為勝絕而積石之西星宿之北乃有十里一曲  
百里一匯者焉嗟夫知來者不駭往庶可以無憾於  
先生之遇也夫

碑記

丹水丞陳卿紀勲碑

此碑明末  
陷入丹河

漢闕名

丹水丞陳卿諱宣字彥成汝南新陽人丞相曲逆侯  
平者其裔胄也枝葉扶疎或去戶牖遷乎淮漢之間  
奕世載德忠以立朝印綬相承卿傳家學歐陽尚書  
仕郡歷主簿督郵除項都卿齊秩來補臨縣檢身元  
默能清能慎躬修禹稷導淮之術規矩原隰高下之  
宜觀相五土殖種之利阿堤一析邀遮丹流溉田三  
十頃遭永壽三年七月壬午洪水盛多塘突隄防衝  
搏溝渠絕不復穡十有七年陵阪墮薄田畝荒蕪民

失水利遂以匱乏至建甯元年春二月卿自單騎經  
營章度復修古跡戶悅人忻咸相照會陳力信功旬  
月而成長流投注優渥霑足溉田二十餘頃滋液廣  
闊餘流延漫南鄉詩美經始靈臺庶民子來曷以是  
加維殖五稼而以芴焉於是嚆民胡方等仰叩窮昊  
欲報靡由乃登山伐石建立金碑甄記鴻惠不可遺  
忘垂示罔極其詞曰穆穆陳卿宏德滂沛功成善就  
巍巍碩大邦內是甯百姓是賴餘流義水洋溢境外

民以殷富國以康艾如地以載如天以蓋宏勲億軫  
令聞來世建甯四年五月庚申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歐陽修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總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  
之力凡若干土木巧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  
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  
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郟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  
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

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為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  
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七十有一矣乃  
斂其衣鉢之具所餘示惠聰而嘆曰吾生乾德之癸  
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葉杭即浙四十有  
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歛不懷其土吾豈無鄉  
間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維浮圖之說畏且  
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世今吾之有衣食之餘生  
無鄉間宗族之賙沒不待歲時丞嘗之具盍就吾之

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庇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為此役始求志之子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

者也年月日記

修築北渠記

明李 萊

浙川縣北有渠蓋自設縣治時已有之起西北旺泉溝繞城一帶入小水河東南合粉青江蓋昔人以山水暴急恐觸城郭故障以此渠俾不為害顧歲久而湮塞強梁有侵牟之者矣邑宰華陽劉公慨然起而疏濬焉命兩渠長董其役外為堤內為渠深廣各丈餘長可二三里許分地鳩工以鑿以築舊蹟明而新工倍

井井成鉅防矣闔邑士民樂睹是舉有成長史魏君  
邑令馬君歲薦程君約以書來謂宜一言以示諸後  
予嘗以壤地相接兩過浙川耳公之政也熟而近以  
丈量之役見其事妥而民便也則益服公之美為令  
矣而獨茲渠耶夫世之談治道者未嘗不首云建利  
除害顧役興而衆擾事動而財耗且因以殘民生損  
地脈者多矣而曷利賴焉公素慈祥坦率民利與利而  
至有事用民又料理委悉不驚不猛真有古民牧之



意則夫民樂趨利而工得底績闔邑享久長之利而  
頌公之德於勿替者此非其一事哉而烏可無紀也  
春秋一工作一城築必書策所以重民命而漢丹水  
丞陳宣有水利碑炯炯載在古籍則夫劉公斯舉固  
於古為烈矣予故樂為書之工始萬曆九年迄工十  
年渠曰北渠公名陳範別號華陽湖廣監利人其他  
政美當繼有述云時蓮幕俛君名文林別號國泉浙  
江仁和人督役赴工日省勤惰法亦得書

浙川縣重修儒學記

彭凌霄

明自成化間復浙川縣治學始建歲久因而修者不一然至擴然鼎新之則事在萬曆癸丑愚前循吏碑所稱哺弱嘑豪山東人王公麟趾也公本以臺諫左官故遷速垂成之緒後止厯厯去之二十年而成者再壞修之者為闕中宋公應蛟公性慈不無慨乎其間中諸生亦頗有捐貲為助者於是經營閭邑門廡堂壁真然可觀已落成乃屬愚記愚惟學以養士也不

治卽有司者治之所以示意嚮所重令學人不自處輕也學於是學者衆已輕重之數尚可得而觀於斯而不忘意示凡有覺者卽侈為功始奚過哉春和雨露及物物皆欣欣有向榮之意若潤之而不彰者其枯槎也一邑之間士人步農人踴市人驚不相貸也南陽西通武關鄴關其俗雜浙正直其地太史公之言至今吾感焉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有餘不敢盡要之其於彰化何述也周禮鄉大夫獻賢書於王王

拜受之說者謂周士自貴秦士則法吏得而辱之矣  
何哉人有不為後可有為是故學者覺焉耳已其覺  
之則是役也可以教不則有司者也夫庸詎得已耶  
功起於癸丑仲秋念一訖於明年杪冬念五凡四百  
七十有六日

補錄碑記

懷遠將軍萬戶唐公死事碑

元王 惲

天下有酣戰之士拳勇絕人捐軀狗國

一崔志屬字下有雖時之短句疑

其烈烈炎炎超千人而挺生奮百世而獨存者誰乎  
南陽唐公其人也公諱琮世居內鄉浙川之白亭保  
祖諱泉金季以鄉豪署峽口鎮將父諱慶仕亡宋用  
邊功起身自保又郎京西副將累遷至左領軍上將  
軍諸軍統制歸附皇元後終江淮軍民安撫使惟襄  
鄧自昔為用武地唐氏世鍾材武繼領韜鈴剛毅奮  
發馳聲疆場稱山南名將家公軀幹魁傑而善於騎  
射黝色鷹視氣吐鐘鉉然擐甲橫槊出入行陣間人

愕而聳之至元十三年襲父爵授武畧將軍明年轉武德復安撫使仍佩金符十六年進階宣武授金虎符管軍總管十八年陞懷遠大將軍萬夫長二十年改授唐州軍府萬戶二十五年移鎮泉道屯駐春陵時安南保叢爾域負固不庭聖上赫怒詔諸道兵以討之公到鎮甫二旬而檄至卽閱數軍實申嚴節制明日大譙羣僚敘別或以期遠緩發為言公曰不可征討國家重事忠勤臣子大節况吾家三世迭將迨

不肖之身分符顯聞備具爪牙恩寵深厚思畢力邊  
陸以揚天子威命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尚敢以顧  
忌為計哉詰旦啟行旗旆精明鼓角清亮識者壯之  
遂會諸將屯靖海境谿嶺湍險艱於馳逐北兵不習  
地理與鱗介爭利於舟楫藪薄間已非所長加以瘴  
癘流毒海颿騰炎吏士觸冒疾疫者過半島夷幸我  
師不利乘便突入次年三月大戰於鹽場之三江口  
公率先入所向披靡賊兵開而復合者數四麾下散

失公力戰手刺數十人以歿年四十九訃聞部曲至  
割股肉致祭朝廷為嗟惜之公天姿雄峻沈鷲有將  
畧號令精明撫循有素期於恩威兼濟當戰陳際奮  
勇敢愾不自顧惜有古烈士風概故所向克捷自筮  
仕不十年正位帥閩平居與人交氣怡詞溫謙恭殷  
勤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素也其死生義利權衡  
素定非奮不慮死傲取美名者故周崇死政漢寵死  
事然皆有等級以序未若皇元卽以父祖之爵祿畀



其子孫有崇無降其報卹激勸之典視前代為重公  
可謂得死所矣夫人李氏亦內鄉大家資度純懿克  
媿公德孝以奉舅姑慈以鞠幼稚生三子孟曰世忠  
仲曰世英季曰和尚孫二長靈童次保保世忠子也  
世忠嗣奉世爵奉公衣冠葬襄陽穀城縣鳳谿鄉丙  
山先塋之次遂介秘書監丞申敬來請某以風化所  
在有不獲辭者輒論列而係之銘其辭曰武當西來  
萬馬驤漢水東注為滄浪鳳谿之里穀伯邦盤盤口

野聞荆襄丙山衣冠唐所藏惟茲唐侯百夫防佩服  
義烈南方強三世崛起參戎行幢牙茸燾金節煌王  
常鐵石我所將維南有交伐用張一軍來伐心靡遑  
萬甲夜卷趨敵場桓桓不憚天戈攘誓此一去批其  
吭春陵宴訣何琅琅山谿失勢臣分當蛟鱷肆毒紛  
蜂螳落落銅柱鷹孤揚海霧翻瘴癘三江奄奄戰鼓  
聲則鏜一僨不採千夫僵蛟匣零亂劍有光臣維有  
賈甘自戕一日之短百世長恨以鱗介易我裳又存

又亡臣節昌勝負况復兵家常卹典昭報恩澤露嗣  
侯孝思亦不忘墓而從祖享有堂巫陽下招為悲傷  
羈棲胡為滯此荒魂兮歸來安故鄉牲捨肥腍羅酒  
漿部曲儼侍備兩廂擊鼓鐃鐸聲鏗鏘子孫歲時供  
蒸嘗銀鈎翠玖勒我章忠傳孝繼風大決陵遷谷變  
事巨量英聲載世永不亡

白厓山香巖寺碑陰記

明李 葵

內鄉西南百三十里白厓山香巖寺

光第按明一統志謂山在內鄉

西南三百九十里實內鄉西南百三十里即今浙川東南百里也 唐高僧慧忠國師

居也而一統志及州郡志乃云唐憲宗時一行與虎

茵兩禪師所開且云一行在長安歸寂肅宗遣使護

襯墓白厓山鄧守表聞自墓後山中香風一月不息

乃名其寺曰香巖考高僧傳一行平生並未來此山無

歸墓山中之說其所謂歸墓山中者正慧忠國師也

得非以忠國師事謬附之一行耶而忠國師傳又不

載一月香風其訛甚矣又今香巖寺 澗中俗傳其

地有指謂慧忠國師喂虎處考忠國師傳不載而是  
說傳燈錄云金陵牛首山慧忠禪師命虎守倉又非  
唐國師名何誤引諸此耶然彼別是一慧忠也又今  
白崖山中有嬾瓚庵考嬾瓚傳亦與此山無與諸州  
郡志之難信也顧如此哉

重建元李朮魯文靖公祠記  
高以永

黨子谷故有元李朮魯文靖公神祠余常欲訪焉而  
未知其存否也一日公裔孫如玉來告余曰先人俎

豆之地自寇亂後浸假為浮屠氏居垂數十年矣非公為之質厥成小子敢過而問乎余曰噫祠之設所以昭先型勵末俗也以余所聞文靖公生平力學志道不囿乎流俗其立朝大節著在史冊皆卓然可傳述元儒自許衡後惟公與耶律有尚能以師道自任洵有功膠庠者顧可使公之祠委諸草莽乎更一二十年後窮山荒徼即欲有所觀感何從也其急經營之母少緩如玉唯唯而退今年夏五月余過南鄉渡

丹江間所謂黨子谷如玉謁余而前指點其處已于  
招提之旁得隙地鳩工而構數楹余為再拜低回留  
之弗能去秋八月諸生張著微等以祠既成請之郡  
守又請之學使者得並給祠額余既嘉如玉不忘先  
緒能復其裡祀又感張生輩肯左右孱裔而相與樂  
觀厥成也是為記

新建魁樓碑記

本朝知縣于先登

學宮之東南隅舊有一閣奉文昌魁星二神考之邑

乘自縣創建即載在祀典者也夫士子朝夕勤修亦自問所得何如耳微福與否可以不計然而文昌魁樓往往與學宮並建者其義以先聖道在六經如日月行天萬古常昭而斗魁文昌兩星相與聯互於紫微垣間總持祿命以化成人文實與聖教相表裏士之奮跡功名致身尊顯者多資默佑其所以福庇吾人甚昭灼也浙之為地上應鶉火下枕丹邱其象為離主乎文治自漢唐宋以迄有明人文蔚起是不一



代固彬彬文物區也兵燹而後漸以凋殘至使兩廡  
委於草萊名宦鄉賢兩祠亦蕩然無存而昔之所為  
魁樓者竟莫知所在余既與邑之士大夫謀為建兩  
廡及名宦鄉賢祠次第落成矣獨文昌魁星閣未還  
舊觀亦文事之未備也乙卯春始議闢當年遺址建  
一閣而合祀之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為文  
昌宮甘石星經文昌六星其形如筐在北斗魁前星  
雖二而躔則一合而祀之於義適相合也計木料磚

瓦物件余倡之紳士協贊之閣遂巍然成傑構矣今而後士之勤修自好者雖無徼福之心而神自有默相之理其在詩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神人相感如影響焉多士勉乎哉

建修崇文書院碑記

本朝知縣李庚生

事之可有可無者不必其亟舉也若關於型方訓俗之大端有其舉之決不可廢我朝以文治天下右

道崇儒數百年來治隆化洽教學修明凡府州縣衛

設立聖廟又建書院義學養育多士制極隆焉浙邑  
界隣湖陝城環衆山距省會既遠且在郡垣偏境民  
情椎魯士習拘牽庚生奉簡命承乏茲土見祠宇

津梁之頽廢坍塌氣象蕭然而書院義學則缺如已  
久視事之初督紳士亟修學宮其餘易為力者次第  
枚舉去年夏始得卜地於儒學舊文昌閣基而創書  
院焉夫聚商賈必於廛考百工必於肆類聚然也民  
不聞絃誦詩書之訓孝弟廉恥之心其何以興士不

登請業講貫之堂禮樂刑政之原其何由達浙雖褊  
小邑豈遂無醇謹樸茂可進於聖賢之徒俊秀聰明  
堪與科甲之列者惟教之無其地修之無其人弛之  
既久學自為師進取途塞士之應制舉者名為肄業  
而半襟於耕莫倡於前遂靳其後奈之何不識見日  
陋而鄙吝日生乎庠生自束髮從侍先大父於桐鄉  
竊見夫治己治人非學無以為術故今之創此書院  
也雖不敢妄擬諸嶽麓嵩陽之制竊比於文翁安定

之為唯是有其先之以待繼者使此邦有志之士得  
藉手以相勵於成則區區之志耳工開於嘉慶己卯  
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至次年七月十六日告竣計  
造講堂一所三間齋房六所十八間大門三間遊廊  
十八間廚房六間內之文昌殿三間啓聖祠仍其舊  
前立一坊其東偏山長書齋七間面浚曲池環以垣  
計數十丈題其坊曰雲路顏其齋曰志道據德依仁  
游藝署其門曰崇文書院計捐廉貲數千緡董事者

司鐸劉君監工者邑紳劉李黃諸生成泐於碑用彰同志尋將儲膏火致名師立定章程另鐫於石是為記

傳

李木魯文靖公傳

公名紳字子翬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順陽以功封南陽郡侯父居謙初辟江西掾生紳贛江舟中紳稍長即知勤學父歿家漸落紳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

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夜夢大鳥止其居翼覆  
軒外尋冲天而去明旦翀至翀始名思溫字伯和克  
翁為易今名字以夢故也後復從京兆蕭鵬游其學  
益宏肆大德十一年以薦授襄陽教諭陞汴梁儒學  
正會修世皇實錄翰林姚燧首以翀薦至大四年授  
國史院編修累遷集賢學士禮部尚書浙江行省參  
政其學一本於性命道德學者仰為儀表其兼國子  
祭酒時會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

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矧舉觴進曰  
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偈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  
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飲至元四年卒追  
封南陽郡公謚文靖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明道大  
歷間以蔭調秘書郎轉襄陽縣尹

全進士傳

明彭凌霄

進士諱璣字東玉生而聰穎七八歲時日記數千言

祖省祭公奇愛之命與其表弟彭凌霄同學每拈



一題試兩孺子兩孺子輒互伺色妒已而復神相賞  
氣相鼓也以故邑中長者多驚謂有志能文章省祭  
公對客語未嘗不稱孫與外孫也亡何省祭公歿督  
學使者適至兩人遂同博士弟子員東玉乃愈益發  
憤讀左國史漢離騷南華諸書其為時文務以古文  
行之鉢心劇目極其刻削而卒一出於平澹文品彌  
貴丁酉科舉河南鄉試不一戊戌成進士觀工部政  
是歲同榜者三百人進士一年最少未娶聲譽藉甚座

主大學士沈公尚璽蔣公給諫項公咸刮目謂中州  
庶常之選無踰者而進士獨怡然不屑先是進士之  
將與計偕也意戀戀庭闈不忍別強之泣如雨至是  
竟以久客京邸思親至病乃援例疏娶以歸歸而疾  
劇遂不起年僅二十也進士平日好默坐鍵戶焚香  
恆超然生離垢想少能詩然下筆輒作牢騷感憤懣  
悴嗚咽語一似不得志於時者未生前一夕母王碩  
人夢有介而至者十八九人繞室數匝如有所擁送

驚而寤猶彷彿聞語云獨守寒窻二十秋未幾進士  
生嗚呼豈非數哉進士卒後六年凌霄濫官翰林又  
十有六年奉使歸里復見進士入祀鄉賢從弟諸生  
璐等請為之傳焉贊曰昔治安策於賈生靈光賦自  
文考繇進士觀之亦何代無賢而零落無時風流早  
逝抑又何也衛玠五歲時其祖瓘即識之每嘆吾年  
老恐不及見其成此與鄉向者省祭公對客旨奚異雖  
不幸短命而幸也太璞不鑿乃成完寶俎豆儼然儻

所稱蓋棺論定者耶噫誰謂人不可以無年哉

全烈婦傳

明彭凌霄

全烈婦者李其氏商南一頁生李之盛女也嫁浙川全  
珖為繼室珖母王者節婦也二十九而寡撫孤珍及  
珖守志三十九年至今兩目俱瞽尚屈彊人或擬舉  
節婦於有司者節婦聞輒怒謂二子罷罷勿污吾耳  
吾觀今日受節婦舉者或為節婦恥若為母趣己之  
以是全節婦卒不舉識者謂真節婦云烈婦既得事

節婦為姑安貧盡禮甚稱姑意而又宜其夫玠玠病  
瘵二年婦晨昏侍藥餌周張慘瘁無怠色已顧無效  
先是婦有一子亡何死婦匿不令玠知退亦不哭人  
問故第曰吾夫婦母子終會一處又何悲于是婦之  
夫及母家人人皆預知婦必死夫已而多不忍其喪  
或以為過未幾玠卒婦果求死不食則相率更防而  
迭勸之不聽死婦始大悔失言故強食作不死狀然  
守者猶不懈閱十一日玠兄珍將卜窆玠於原矣闔

族會奠出珍念母王哀思甚留從弟璐者寬譬之旦  
會食烈婦竊計是間也必可乘乃徐問其母曰某叔  
來為安吾姑也母居姑家於此時忍不一慰問但絮  
泣旁佐哀為人將笑母癡况若內親也相見無妨且  
可助為言母去則徐謂其嫂曰姑視不明宜往視七  
箸且陪我母我候嫂晚食未遲也嫂又去顧婢婢不  
去乃詐嗔罵之盍取香楮累覓不獲而渴又甚盍索  
湯厨中速去來婢不得已遂去去而扉闔烈婦縊矣

婢回推扉大叫爭踉蹌入氣已絕不救循而視其周  
身簪帕衣衾之屬結束整潔則自斂久矣時烈婦年  
二十八比姑王守節之始尚少一歲有頃婢扶姑至  
第以手撫屍飲泣而已既而曰好好汝勝我汝勝我  
史氏彭某曰予觀烈婦死節事乃知貞松之貞非枯  
槁所澆也烈婦之烈非保母所啓也此其非大愚必  
大慧有至性焉者也雖然烈婦烈矣而處死則得之  
從容其姑節婦王者節矣而衛生則務以慷慨烈婦

能視死猶生而因有長生之氣故雖烈不亂其姑節  
婦王者能生猶死而因獲不死之貞故雖節不苦是  
姑是婦兩難哉吁嗟嗟烈者世不可得而再已獨念  
節者竟不欲以節舉舉節者他何紛紛也夫標貞所  
以止淫也世固有羊質而虎皮者見草則悅遂忘其  
斑斑焉舉之適足以壞風俗而蠹聖化勿怪乎節婦  
之聞聲若浼也吁嗟嗟其斯以為節婦歟其斯以為  
烈婦之姑歟



考

原公祠考

本廳同知徐光第

舊志以原公係右都御史徇俗稱原都祠按原公諱傑山西陽城人明正統間進士成化初以右副都御史戶部侍郎巡撫河南察吏安民聲望卓然成化十二年朝廷復以湖廣荆襄流民游至行將構禍命公復蒞河南兼治鄖陽荆襄設法安撫無一夫不得其所凡河南陝西四川與湖北交界各州縣均賴以甯

帖公又以巡按河南都察院監察御史吳公道宏贊  
議多所裨益專章薦舉請移蒞其地以代己疏入允  
行朝廷升公右都御史尋轉南京兵部尚書以旌其  
功一切善後事宜吳公悉承公意經畫周至公旋卒  
各州縣官民感念遺澤並請建祠有司以白吳公乃  
命吏民歲以公生卒日專祠致祀士民以吳公亦與  
有功遂合祀之先是分內鄉縣迤西浙川等十保別  
建縣曰浙川內有流民入籍者亦千二百餘戶浙川

所建公祠特其一耳成化七年新建縣時武公諱文  
有功於浙亦有專祠歷年既遠公祠與武公祠均久  
圯有司循往例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日合祀公及吳  
公武公於北門內舊所稱原都壇壇即公祠故址也  
今書吏傳寫誤原為袁不復知原都吳都為何許人  
里巷愚民妄稱係本廳紳士初建邑時隨武公督建  
城池有功又或謂係築城工匠故附祀之夫舊志以  
都御史隨俗稱都稱謂既極舛謬又不查載來歷亦

太䟽略且往時以公及吳公為武公之上官故神位  
列武公右若係紳士工匠豈有反列位於武公上者  
其訛誤尤可發一噓光第用是縷述原委著合祀原公  
吳公武公祝文附祀典以誌舊德而正訛傳焉

按明河南副使會稽人胡謚內鄉縣建原尚書祠  
堂舊記成化丙申朝廷以湖廣荆襄流民游集將  
構患簡命右副都御史陽城原公使區理之公至  
諭知其以居養攸賴驅則無所歸祇迫其變乃遣  
諸守臣分詣所治宣布上德意以徠以綏得流民  
匪聚竹茶山曠境及散處旁近諸州縣者蓋億萬  
計皆願就近地為編氓爰合眾議即曠境建縣曰  
白河竹溪鄭西各以其所聚櫛比編戶為里分隸

焉而在旁近州者亦隨地附籍創府曰鄖陽治  
鄖陽縣以領新并舊置鄖房竹山上津凡七縣

創衛亦曰鄖陽分置湖廣行都司並附府治以領  
湖南道所隸衛所與新創衛凡十有七與夫壇廟  
學校倉庫城垣舉如制且為簡推庶僚中夙有治  
行者各量資擢授創建府縣之長吏又以巡按河  
南監察御史吳公道宏預議多所裨益請移淮其  
地期以二年訖事以代疏聞既悉允行而陞原公  
右都御史尋轉南京兵部尚書以旌其功未任而  
卒訃聞上深嗟悼贈公太子少保階榮祿大夫賜  
祭葬於是鄖陽闔治洎湖陝河川隣境州縣凡在  
公撫治內者其民莫不悲思感慕且相謂曰吾儕  
所以得免溝壑鋒鏑以全餘生於今日者皆原公  
賜也方欲祀公於生而今沒矣盍祠公遺靈以祈  
永庇耶遂各請於所司建祠其境詣奠不一有司  
以白於吳公乃命吏民歲以公生卒日致祀焉若

今內鄉所建其二也按內鄉舊隸戶凡三千有奇  
屢被流民寓止者以佃業構訟且鄰境邏勦騷及  
無甯日今得原公撫收附籍戶亦凡三千有奇殆  
與土著相半雖先析迤西浙川等十保計戶千二  
百有奇別建縣曰浙川而內鄉所隸視舊尚什加  
七八自是主客各安其業且無曩昔之慮矣時前  
知縣徐君節因治民祠公之意誠闢城南百步許  
隙地肇工未幾以徵拜御史去今知縣沃君頰以  
御史改任亟繕完之工既畢沃君與其僚率士耆  
落之而告慰公神如禮歲修兩祀以為常先是吳  
公以事訖期滿請代詔進秩大理寺少卿督撫其  
地嗣修原公之績今年秋吳公巡歷至內鄉同寅  
僉事董君齡洎謚偕在焉因相與市香幣牲牢詣  
祠謁奠退吳公屬謚書建祠之由於麗牲之石不  
獲讓於戲凡居天職以治天民者惟在順欲違  
收服其心而已反是則雖有非常之功不效

而民心亦去矣蓋斯民之撫則附虐則讐其理有不可誣者原公之建是績也當前人激擾之餘而能收其遺徒俾安堵如故且為計經久故公雖沒世而民之思報如生不約而同為建祠血食焉誠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法施於民則祀之宜也非濫也彼激擾以傲倖一時者能有是乎然則是祠之建非特昭原公之績於不朽而實凡有官者之勸鑿繫焉安得不書之以告將來

### 順陽里十王廟說

本廳同知徐光第

浙川順陽里乃古順陽郡縣地即前明內鄉未分縣時堡南保也舊有十王廟或言祀十殿閻羅王其鄙俚固不足辨前明刑部主事內鄉李菴舊記云土人

謂唐忠國師在京圓寂歸葬白崖山黨子谷香嚴寺  
時有十王護送至此愛其名勝不忍去故世傳十王  
九不回蓋流傳已久不知其為亡是公矣李君因舉  
歷代諸王之系是地者實之一漢桓帝延熹三年封  
河間孝王子三戶亭侯博為任城王一晉武帝太康  
元年封丹水侯睦為高陽王一太康十年徙封扶風  
王暢為順陽王一劉宋文帝第十八子休範孝建三  
年封順陽王之四王見通鑑一北魏封蘭延為順陽



王見魏書一北齊昭帝封順陽縣子庫狄迴洛為順陽郡王見北齊書一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徙東萊王泰為順陽王見新唐書一唐懿宗為光王時武宗忌之因脫身至香巖寺智國禪師令薙髮為沙彌見佛祖統記以上八王徒以胙土於此避居於此而因以血食於此非有功德在民也乃李君以舉世所崇奉而不專係於此地者義勇武安王關鄂忠武王岳附成十數毋乃擬不於倫康熙間內鄉知縣宛平寶鼎望謾

之以其與尋常王子同祀為褻瀆關岳其說良然惜  
又引明神宗賜茅山敕文謂關聖位證三界神威遠  
勝天尊岳王已代三界馘魔大帝是猶不免世俗之  
見惟所稱北魏順陽公追贈順陽王元郁及順陽王  
元仲景者以補李君舊記所述八王而足成十王之  
數援據頗為確當十王雖無功德在民不足列於祀  
典垂教後人而徵引比附聊可資考據之一證余故  
覩縷述之以俟夫世之好古者又前明有周定王第

三子順陽懷莊王有烜唐莊王第三子浙陽溫僖王  
彌鏹之二王例得祔祀於十王之後或竟改稱為十  
二王廟焉亦可且歷代藩封今志失載即借此以補  
吾過焉亦無不可